

庆祝果洛藏族自治州建政廿五周年

མགོ་ལོག་བོད་རིགས་རང་སྐྱོང་གི་གསུང་བཟླས་ནས་ལོ་འཁོར་

ཉེར་ལྔ་ལོ་འཁོར་དགའ་སྟོན་བྱེད་པ།

文艺作品选

རིག་རྒྱལ་རྒྱུ་རིགས་གཅིས་བསྟུས།

果洛州庆办公室编

目 录

前言	1
----	---

小 说 · 散 文

姐娃吉	格桑多杰 2
让月记	王青槐 6
谢媒酒	王青槐 10
寸草心	王青槐 16
霞 果	李生才 24
扎西当周	张志道 34
奇特的展览	蓉 谢 39
酒 礼	张挺旺 43
灾难呵，草原	刘绪宏 48
黑 霜	袁 则 61
在大渡河上游	朱 奇 67
“摇篮时期”的黄河	王 觉 73
神奇的星宿海	卢廷禄 75
在“果子不落”的地方	张塞外 78
红军走过的地方	张世华 83
农奴的后代	陈作礼 85
找 马	辛相周 88
一群神鹰	李沙铃 90
信	翟继康 93
“神山”游记	言 公 96
毛袋子里的故事	王青槐 100
矿区的春天	刘德厚 105
果洛草原行	王吾增 107
加毛石	孙明轩 111
含笑报春	贾惠玲 115
扎陵和鄂陵	陈士濂 118
花的草原	李 谔 李 友 121
老狗和小狗（寓言）	辛相周 122

诗 歌

果洛诗抄（四首）	格桑多杰 123
----------	----------

新的幸福是华主席给的	李生才130
世代牢记毛主席的恩情	李生才130
藏族妇女心向党	卓玛措131
各族人民心花放	陈正果131
校园的春天	古存杰、华贡杰47
曼巴（外一首）	存良131
激情满怀唱新歌	杨壮130
阿旺与卓嘎	李生才133
在果洛草原上	琴泉136
蜜蜂和苍蝇（寓言诗）	裘福康137
临江仙（词）	赵绍康121

藏 文 诗 歌

庆祝廿五年州庆（九首）	昂欠多杰149
发展中的大武	华贡杰150
赞久治	郭才旦152
雪山赞	尕藏152
歌唱社会主义（九首）	卓玛措153
一支奴隶翻身的赞歌（评论）	孙明轩139

戏 剧 舞 蹈

相亲路上	卫墨林、蔡在钰142
放牧员之歌	凡夫、德厚145
丰收的喜悦	陈勋、李刚147

歌 曲

飞翔吧，可爱的果洛	凡夫、李刚156
请骑上牧人这匹最好的马	格桑多杰、田农158
接过红军长征旗	凡夫、李刚159
丰收歌	黄修善、涛石160
美术、摄影、书法、篆刻作品选（颖插）	
.....	赵宝铭、凡夫、韩文琦、梁晓、李满业、曹占真、马成海等
喜迎来宾（油画）	赵宝铭（封二）
牦牛赛（版画）	左良（封三）
草原风雪夜（版画）	肖国富（封底）
封面设计	白峰、赵宝铭
封面题字	朱乃正

前 言

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，是果洛藏族自治州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日。为了庆祝果洛各族人民这一盛大节日，在州委、州革命委员会的关怀和领导下，我们编了这本文艺作品选。

“昆仑再高也有顶，江河再长也有源。”一九五二年二月，西北军政委员会三果洛工作团，历尽千辛万苦，不远千里，三渡黄河，于同年八月四日来到果洛草原，在黄河之畔吉迈滩搭起第一顶白布帐房。从此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亮雪山草原，党的温暖如和风酥雨，吹进藏族人民的心田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，于一九五四年元旦，成立了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。

解放前，果洛地区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的封建部落制社会，唯一的牧业经济萧条衰败，广大劳动牧民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。二十五年来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，这个雪线之州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个方面突飞猛进，日新月异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这本文艺作品选集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州各族人民的斗争生活，这与二十五年来果洛人民绚烂多姿的斗争生活、果洛地区沧海桑田之变相比，只是管窥蠡测。但是，它毕竟是从生活的大海中的一滴水，看到它，我们自然联想到大海扬波的壮观。二十五年来，在自治州党委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培育下，一支文艺创作队伍业已形成，特别是本民族作者，正在成长，这是十分可喜的。各族干部在工作之余，从事文艺创作，写下不少文艺作品；外地作家不断到这里体验生活，用他们饱蘸热情的笔，讴歌藏族人民沸腾的生活，果洛人民不会忘记他们。但是，由于十年浩劫，许多资料无从查找，加之有的同志已调离果洛，且联系困难，所以，有些作品未能选入，这无疑是一件憾事。

可以预料，随着“四化”建设的步伐，我州文学艺术必然出现一个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次编印的文艺作品集，只算是一幕大剧的序幕吧。
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没有经验，时间又很紧迫，在编选工作中，缺点肯定不少，殷切期待各方面的同志不吝赐教。

——编者

姐娃吉

〔藏族〕格桑多杰



今年五月，我们工作组去青海西南边沿的蓝钦草原，打算搞一份关于两条道路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。马快路远，赶到已是夜半了。

早上起来，我正要去看看草原发生了哪些变化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走进了我的帐房。他说：“上天降下甘露，莨苕花往展里开了；上边派下了干部，生产往上长哩。欢迎你们哪！”那人说着，抄起我拴马用的牛毛绳出去了。他那强作笑容的胖脸，在我脑子里勾出一个人的影子，然而那样模糊，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。

我走出帐房，只见地上捆翻了一头大驮牛，四只牛蹄交叉着，用我那牛毛绳紧紧地缠住了。那人嘴里刁着一把明晃晃的刀，把牛头向后扳紧了，拿下刀来，在光板皮袍上蹭着刃口……

“住——手——！”

只听一声喊，如同打了个炸雷，对面小山坡上，流星般冲下一骑马来。宰牛人怔住了，木呆呆的。忽然，他又象清醒过来，正要动刀，那骑马赶到，跳下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伸手一推，宰牛人一个坐墩，四脚

朝天。那妇女夺刀在手，噌噌地割断了捆牛蹄的绳子，把牛掀了起来。她两眼射出犀利目光，瞪了我一眼说：“这牛，你能乱宰着吃吗？”又冲宰牛人喊道：“老牛还想吃棵嫩草哪，想宰？办不到！”说完，一把抓起被割成几节的牛毛绳，揣在怀里，跳上马，赶着牛走了。

“没听见凤凰叫，野鸭子呱呱什么？队长同意的，碍着你什么事！”宰牛人脑羞成怒，跳起身，对那远去的妇女喊道。

“那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谁？还能有谁！在公社当了个不脱产的妇联委员，蓝钦草原快被她闹得底朝天了！干部来了宰头牛，她也有意见。哼，远近有名的是非精，姐娃吉！”

“是她吗？”我不禁惊问了一句。望着那远去的背影，十几年前的姐娃吉好象就在我的眼前。

一九五八年严冬，蓝钦草原上掀起了牧业合作化的热潮。一天早上，我正在准备入社报名册，听见帐房外边传来一个十分喜悦的声音：“同志！”

我走出帐房，看见一个年轻妇女，身穿一件褴褛的牛犊皮袍子，几处补着发黑的毡片。她拉着头瘦小的牦母牛，见了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住了，脸上浮起一丝微笑。她从袖口上扯下磨破的红布条，拴在牛角上，庄重地说：“姐娃吉，一头无胎母牛，入社。”她望望报名册，也许是因为上面还没有任何人的名字，她的脸上又浮起一丝微笑。

我看着那头母牛，心头一紧，象是被什么刺了一下。我听人说过这头母牛的来历。

解放前一年，从小在头人家当抵债奴隶的姐娃吉和一个牧马奴隶相爱了。没有多久，那个青年被头人缝在湿牛皮里，晒死在山崖上。姐娃吉天葬了丈夫，留下了死者的一块肩胛骨，拴在腰上。过了几个月，一个小生命出世了。姐娃吉悲苦的脸上，添了一丝微笑。就在她生孩子那天，头人的一头母牛难产，生下牛犊就死了。头人说这是姐娃吉的秽气冲的，逼着她挤出自己的奶汁拌糌粑，喂那头牛犊。牛犊养活了，姐娃吉的腰带上，又拴了一个小小的肩胛骨。解放后，她淌着泪，从牛群里找到了那头牛犊，拉回家了。她只有这一头牛，收下来，叫她怎么生活呢？我说：“你把牛牵回去吧！”

姐娃吉脸上的那丝微笑消失了，眼睫毛下，噙着两颗晶莹的泪珠，喘嘘着说：“参木洛他们的社，不收我，你也……你们是合成伙，把我们翻身奴隶再往死路上逼呀！”说完，拉上牛走了。我连喊几声，她头也不回，反而加快了脚步。我在报名册上端端正

正写下“姐娃吉”三个字，几滴热泪浸湿了那个刚刚写上的名字。

报名结束后，我踏着没膝深的积雪，去向她作解释。她半是高兴，半是悔恨，说：“我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，只有靠社啦！”说着，拍了拍装糌粑的牛皮袋，伸进手，什么也没有掏出来。她脸上的肌肉抽动着，提起了一个野牛角的水桶，出去了。

听见门外母牛叫了一声，仿佛姐娃吉跟它生气，我正疑惑出了什么事，姐娃吉进来了。那野牛角桶子里，打来半桶清水。她两眼含着泪水说：“没奶，没糌粑，没什么招待的，只好喝碗清水……”我望着她，觉得喉咙里象是堵着个羊毛团子，心里一阵难受。到现在想起来，她那神色，还使我感到揪心哪。

“姐娃吉！”我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，沉思了许久。可是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向队长家走去。

突然，我看见在队长巴桑才任的帐房门口，拴着那头刀下逃生的大牦牛。帐房里，有两个人正在辩论。听得出，那气氛象一张拉满了的弓。我不由的停下了脚步。

“谁不知道，他们家的自留畜，牦牛小不了，母牛老不了，仔畜死不了，宰了少不了，还不都是捣腾集体的！”姐娃吉说起话来，就象炒青稞，噼噼啪啪。

“那是批林批孔以前的事了，他也改了”。巴桑才任象块灶里的湿牛粪，怎么着也不会发火，不急不慢地说。

“改了，为啥还要换队里的母牛？”

“他这自留牦牛，比队里那头母牛，能多宰五十多斤肉。那头母牛，怀不住胎，挤不下奶。他愿拉去治，就叫他治去。我知道治不好。换了，队里也不吃亏嘛。”

“一头牛身上想扒下两张牛皮的人，愿意吃这个亏？拉一根羊毛毡动弹，他是想在集体经济上扒个口子！”

“可你，也不该当着干部们的面大吵大闹，把牛拉回来。不怕干部们生气吗？”

“你要是真心爱护干部，就不该给他们宰牛。冬天奶子夏天肉，正缺的季节。群众吃啥，他们吃啥，不好吗？这头驮牛要是叫干部们宰上吃了，以后再发生损害集体的事，还叫不叫干部们张口说话？你这不是堵他们的嘴吗？”

我不由得心里一震。帐房里再没有声音了，大概是巴桑才任的心上，也被姐娃吉的话重重地敲了一锤。

“姐娃吉，”我激动地叫了一声，大步的走进帐房。

“班玛洛同志，刚才……咳！——巴桑才任说，你会生气的，是真的吗？”

我理解姐娃吉这声“咳”包含着多少种意思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呀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“我说你不会生气的。喂，我还留得有焦奶子^①呢。你要真的生气了，我可就舍不得给你吃了。”

姐娃吉的话，逗的我和巴桑才任都忍不住笑了。

“当队长的说话也不算数吗？”那个宰牛的人进来说。

巴桑才任说：“你把驮牛拉回去，把队里的母牛送回来，不换了。”

“这驮牛摔坏了，我不要。”那人说着蹲在地上。

“牛是你自己捆翻的，还想赖队长？这样吧，我替你养三个月，看准没病了，你再牵回去。”姐娃吉对那人说。

“那母牛，我也先养三个月，反正一物顶一物。”那人嘟嘟囔囔地走了。

“参木洛！”巴桑才任冲那人喊了一声，想说什么，可他已经走远了。

我脑子里那个模糊的影子，现在清楚了。这个宰牛的人，就是当初纠集几户富裕

中牧办假社，不允许姐娃吉报名参加的那个参木洛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去找巴桑才任，见姐娃吉拉着一头母牛，手里还提了个挤奶桶，正在和巴桑才任说什么。参木洛垂着手在旁边站着。我到跟前叫了半天，才弄清是怎么回事。

别看姐娃吉风风火火，说出话来一股子冲劲，心里还满有个计算。原来，参木洛执意要用他的自留驮牛兑换队里那头母牛，姐娃吉就觉得奇怪。那头母牛不会怀胎，不能挤奶，他究竟图个啥？

昨天，姐娃吉在山上放牧，看见参木洛拉着那头母牛到松多生产队去了。这使姐娃吉想起去年一件事。那时，参木洛要换的这头母牛，就在姐娃吉的牛群里。有一天，松多生产队的母牛跑到姐娃吉的牛群里来了。姐娃吉一看，居然和他们这头一模一样，差点分不出来。姐娃吉送还了人家的牛，又在自己这头牛的角上，刻了三道印。可是松多队的那头母牛，是由参木洛的一家亲戚放牧着，参木洛他是不是……

天黑了，参木洛拉着牛从松多队回来了。姐娃吉迎着参木洛扯了几句闲话，又细心察看 he 拉回来的这头母牛，牛角上倒是有刻下的印道子。姐娃吉还是不放心，早上又跑去看，发现那是三道新刻的印子，昨晚天黑，没能看清楚。她再看那牛的乳房，嗨，这是一头正下奶的母牛呀！原来，参木洛用那头病母牛，换了松多队的这头牛；他怕别人发现，也在牛角上刻下了三道印子。……

姐娃吉说明了情况后，又说：“你们看，参木洛为了换松多队的奶牛，转了多少弯子！”

①母牛产犊后第一次挤的奶。味美，富有营养。

“这，又不是咱们队的牛……”参木洛理亏地辩解着。

“这既是集体的，就不能叫你再把它变成资本主义的。亏你说得出口，脸上不烧吗？”姐娃吉那犀利的目光逼得参木洛后退了两步。他放下挤奶桶，蹲下身去，于是奶水在桶里溅起一朵朵浪花。她挤着牛奶说：

“一天不到，你把自留驮牛换成头病母牛，又把病母牛换成一头奶牛。依着你参木洛这样干下去，公社连一棵草芽也剩不下了！”

我看着这一切，更加感激姐娃吉。要是真的把参木洛那头自留驮牛宰了，这会儿该有多么被动啊！

姐娃吉挤完奶，请我和巴桑才任一块去吃焦奶子。她家的帐房宽敞、整洁，正面挂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语录牌。她招待我们，但并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。她把煮好的曲拉①晒到门口，又坐下来缝那条割断了的牛毛绳子。

巴桑才任找出一只木箱，打开来给我看。我从那些省、州、县、社颁发给姐娃吉的锦旗、奖状上，明白了这二十多年的路，她是怎样走过来的。巴桑才任一件一件翻出来给我看，忽然，箱子底上露出了一大一小两个肩胛骨。巴桑才任偷偷地看了姐娃吉一眼，急忙合上箱子。

“你们并没有同意参木洛换那头母牛，那他为啥还要去换松多生产队的奶牛呢？”我又想起参木洛换牛的事，不解的问。

这时，有一只山羊来吃晒在门口的曲拉。姐娃吉抄起一根棍子去赶，一边说：

“哼，如今哪，参木洛看着集体经济发展了，就象这只见了曲拉流口水的馋山羊。你一眼不见，它就想偷吃几口。我不是答应他把这头驮牛再养上三个月吗？他用队里那头母牛换回松多队的这头奶牛，三个月时间，可以挤下四百多斤奶子。你看，他心眼有多少！”

“他心眼再多，也斗不过姐娃吉，一眼就能把他看穿。巴桑才任笑着说。

“巴桑才任，可不能再这样糊涂啊！等资本主义复辟了，你还想瞎老鼠死在洞里，也不知道是天杀的，还是地杀的。”

巴桑才任听了，悔恨地说：“我只想，他那头驮牛能多宰五十几斤肉，队里也不吃亏。一件小事，没什么。”

“小事？撼山的风，也是从摇晃着草尘的时候刮起来的。那‘资产风’也是一样。我们要时时刻刻顶住它！”姐娃吉说着，眼睛望着门外。

门外，参木洛解下他的自留驮牛，牵走了。

姐娃吉把牛毛绳缝好，拉着试了试，很结实，递给我，说：“你替我上山放牛；我去松多生产队，把咱的那头母牛换回来。你们有的干部，长年坐在办公室里，脸都捂黄了。要是一年下来放几个月牛，风吹日晒的，该有多好！你还会放牛吗？”

“会，会，怎么能忘了？”

听了我的回答，姐娃吉显然很满意，她那脸上又浮起一丝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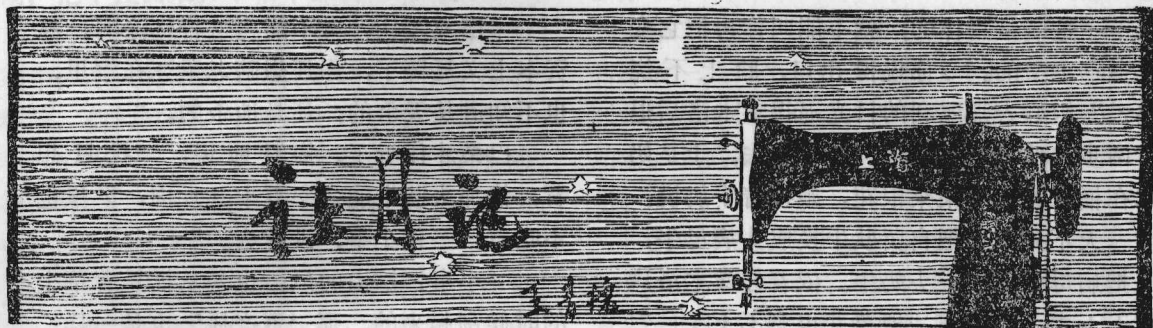
我赶着牛上山了，真是站得高望得远：早开的芨芨花星星点点，装扮着嫩绿的草原；畜群从一处处冒着紫蓝色炊烟的帐房边，向山上、川里游动，象是一朵朵被风吹动着的云彩。蓝钦草原，如今是这样美丽、富饶。

姐娃吉提着奶桶，牵着那头奶牛，一步一步，矫健、扎实地向前走去，迎着朝阳，踏着霞光……

(原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短篇小说集《昆仑春色》)

(插图 赵宝铭)

①藏语译音：提取酥油后剩下的奶渣。



四年前，郑方荣跟着爱人，来到了昆仑山下这个草原上的小镇。刚来时，她可真有些住不下去呀！可她一听说自己的爱人张志远，因为一心扑到工作上，全不管自己的身体，这就把她难住了。“不管着他能行吗？”她决定留下来把他管上，而且管得很严。张志远哪一顿少吃了半碗饭，哪一天工作中遇到了难题，甚至衣服上哪个地方开了线，都逃不过她那一双温和而又关切的眼睛。有时，张志远临上班走时，她发现他身上蹭了一些灰，也要跟到后头边追边拍。

说起持家过日子，她更是滴水不漏。就拿机关配发的煤炉子来说吧，她嫌太大，费煤，便在铁炉子里用泥巴糊了一层又一层。张志远怕炉膛太小，房子不暖，就把泥巴一层一层铲掉了。她在一旁看着也不说什么，待张志远上班去了，她又一层层地糊上去。烧过的煤渣，她也是拣了又拣，把还能烧的煤核拣出来。……她和张志远从来没拌过嘴，可是近来，为一件事，两口子意见统一不起来，郑方荣为此烦恼了很久。

离春节还有两天，砰砰叭叭的爆竹声便此起彼落了，镇上一派节日将临的欢乐气氛。

“妈妈！”六岁的女儿云燕，一阵旋风似地闯了进来：“快快快！人家小兰把花衣

服都穿上了，你还没有给我做呢，慢腾腾的……”

“慢？不怪你妈没本事，就怪你爸爸，吃里扒外，心里没有这个家！”

女儿的催促，更勾出她憋了很久的一肚子气。

张志远是向阳商店的售货员。这个四口之家，也是宽宽裕裕的，可就是有一件事不遂心：做新衣补旧裤，全凭十个手指头，千针万线，真难啊！他和爱人商量了，想买一台缝纫机，他正好是经售缝纫机的，这不正好！

听说商店卖缝纫机了，郑方荣把钱塞到爱人的衣兜里，拿了件皮大衣给他披上，又替他扣着扣子。

“一定要挑一台最好的！啊？听见了没有？”末了还着重叮咛了一句。

张志远只是望着她笑了笑，没有作声。

张志远下班一回来，她劈头就问：“机子呢？”“在院里吃米呢。”

“又是云燕这孩子，白生生的米……”她忙着去赶鸡拣米，看看院里没有鸡，也没有米，才明白过来。

“我问你机子。”

“我就是说鸡子嘛。”

“缝纫机！”

“噢，缝纫机呀！”张志远把钱掏出来放在桌子上：“卖完了。”

“你就不知道先留一台？”

“怎么能给自己先留一台？咱当售货员的，要想工农兵所想，急工农兵所急，送工农兵所需嘛，可不能心里光有自己，‘近水楼台先让月’才对！”

“近水楼台先让月”这句话，郑方荣已经听了很多遍了。这句话，也不是张志远凭空想出来的。他这个苦里生，苦里长的孩子，是贫农老张、长工老赵、卖菜的老刘三家抚养大的，从小就见惯了贫下中农那种自己锅里煮野菜，还给邻居送窝头的好品质。参军到部队，又继承了我军艰苦奋斗、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，更下定了决心，革命一辈子。五年前离开部队到向阳商店当售货员时，部队首长语重心长地嘱咐说：“志远同志，社会主义商业，是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哨阵地。售货员，是咱工农兵的贴心人。你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，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送到工农兵的心坎上啊！”

五年过去了，张志远身上的军装补了又补，都已经褪色了，但首长的嘱咐，却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上。每逢郑方荣嘱咐他买一些热门商品，他总是空着两手回来，劝自己的爱人：“以后再买吧，‘近水楼台先让月’嘛。”

又听说商店要卖缝纫机了。这一次郑方荣心里可有了底。她不声不响地早早跑到门市部。柜台前人已不少，她的老张正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个顾客，详细地介绍着缝纫机的价格、结构、使用方法和修理方法。虽是隆冬天气，热气却从他那军帽里漫出来，黑里透红的四方脸汗浸浸的。又粗又黑的眉毛下边，一对大眼神采奕奕，眉宇开朗，更显得笑容可掬。那五大三粗的身躯，使人感到他有用不完的力量。这一切更吸引着人们向他

问这问那，唠叨不休。郑方荣看在眼里，想在这里：“你对人家都那么热情，我这个特殊客，看你怎样接待。”

一个个顾客都满意地走了，张志远一看，自己的爱人走近来了，她后边还有几个顾客。老张回头看看柜台里的缝纫机，只剩下三台了。

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张志远又黑又粗的眉毛紧蹙着。

“来不得吗？不然又叫你‘让月’了！”

“不会，不会。”张志远小声地解释着：“我已经挑好了一台，在仓库里放着，下了班就去领。你先回去吧。”

郑方荣回到家里，把房子美美地打扫了一遍，又把窗子跟前那块地方腾出来，扫了又扫，就等着在那里放上一台崭新的缝纫机了。

张志远下班回来，两手空空，郑方荣劈头就问：“还没有领货吗？”

“领什么？”

“机子！装什么洋葱？”

“忙什么？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领？就放在窗子跟前，你看，我已经打扫好了。”

“应该扫扫，讲卫生嘛！”

“我问你领缝纫机，净往一边扯！”

“不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，全国多少个缝纫机厂，那机器转得轰轰叫，就是为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缝纫机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。要不了几天，不是又该领货了吗？”

“你！……”几句气话涌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，两滴眼泪噙在了她的眼眶。

“你还不信吗？真的。五年来，经我卖出的缝纫机，每年都是成倍成倍地增加，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更快。货暂时缺一点，我们有责任把供应工作做得更细、更好，怎么能去争着买呢？‘近水楼台——’”

“‘先让月’嘛！让！让！看你让到何年何月！”眼泪终于夺眶而出，象滚豆子一样掉了下来。

“嘻嘻嘻……卖五香豆啦——！便宜卖哩——！”张志远细声细气地逗着她。

噙着两眼泪花的她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扑嗤一声笑了起来。

“先哭后笑，一脸蛤蟆尿，先……”女儿云燕用小指头刮着脸蛋，冲着妈妈顽皮地又笑又喊。

两口子看着女儿的怪样子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连坐在床上刚满周岁的胖小子，也舞着小手，咧开长着两个乳牙的嘴笑了起来。

两次买缝纫机的事，让工会小组长老刘知道了。这次又卖缝纫机了，老刘特意叫自己爱人来排队，替郑方荣买了一台。

……

“机子没买上，你可别跟我呕气呀！”张志远下班回来，没等问就主动“交账”了。

“不要骗我了，老刘他爱人来过，早跟我说了。快把机子装起来，好给孩子们做衣服。你看，我已经裁好了，两个孩子，每人一身，准会把云燕高兴坏的。藏到哪里了？”郑方荣说着，就出去找。

“方荣，你听我说。今天，工会小组长他爱人确实替你买了一台，正好一个藏族社员来买缝纫机，没有买上很失望。我想，他一定比咱们更需要。他们生产又那么忙，来县上一趟也不容易。我就——”

“你就‘先让月’了。可这是人家替我排队买的呀？”

“咱们不能只求合法，不求合理嘛！”

“理？什么理？你当售货员，我买一台缝纫机就是不合理？人家都说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，可你倒好，口口声声让啊！让啊！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——”

“怎么说？你坐着说话腰不痛。家里的衣服你做去！”她抱起裁好的衣料，向张志远怀里扔去：“新年大节的，人家的孩子都是一朵花，你这孩子，看看！丢人现眼的……”

“方荣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！‘近水楼台先得月’，那是地主、资本家借用来剥削工人、农民的一句话，是剥削阶级的遮羞布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咱们穷苦人，近不了‘水’，更近不了楼台，哪儿还谈得上得‘月’呀！你的父母，苦了一辈子，做得一手好裁缝，你小时候每次过节都穿上花衣服了吗？”

一句话，引起了她那血泪童年的回忆，只见她微微地颤抖着。

解放前，郑方荣的父母，都是裁缝工人，在老板牛大肚子的成衣厂里做工。繁重的劳动，使妈妈患了肺病，被牛大肚子一脚踢出了厂。临解放的前几年，蒋介石滥发纸币，物价飞涨。牛大肚子趁机把工人的工钱一推再推，不肯按时开。钱到了工人手里，几乎成了几张废纸。方荣爹累死累活地干，连一家人几张嘴也打发不了，方荣的两个哥哥都活活饿死了。

小方荣经常到厂里去给爹送饭，看着那成堆成垛的新衣服，可真想穿啊！

“爹，你做那么多花衣服，都舍不得给我穿一件？”小方荣天真地问她爹。

爹用怜爱的眼光看着七岁的女儿。那用她母亲的旧衣改做的衣裤，已是补了又补，两块没有补的地方，露出了灰色的棉絮。

“是啊，也该给孩子做件新衣服了。”爹和妈妈商量着。

一年一年过去了，小方荣多少次在梦中穿上了花衣服，高兴得跳啊！唱啊！可醒来，四周仍然是一片黑暗……

一九四六年的除夕夜，病、饿，夺去了妈妈的生命。爹因为和工友们反抗牛大肚子

583703

的残酷压榨，被牛大肚子串通警察局抓进监狱，死在黑牢里……

“方荣，不是我有意拿这些话来说你，我看你这两年有点变了。”

“我？”郑方荣不觉一震。

“你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管小家庭。你忘了我们的幸福是怎么来的，你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穷苦人没有得到解放，还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。”

张志远说着，从桌子拿起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递给郑方荣。

夜深了，孩子们很香甜地睡着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郑方荣在灯下默默地念着：

“……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；毫不奇怪，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。”念到这里，她顿时觉得生活的天地是多么广阔！张志远那魁梧的身躯，更加高大……

春节那天早上，郑方荣天不亮就起了床。她从箱子里拿出几件洗得干干净净的半旧衣服，叫醒了云燕。

“这衣服好吗？”一边给女儿穿衣服，一边问。

“好，妈妈你说过，这比你小时候穿的好多了！”云燕好象懂事地点着头说。

“锅里有热好的馒头，爸爸醒了，你们一块吃，我出去有事。”

“今天不是该吃饺子吗？”云燕歪着头问。

“晚上再吃吧，你看爸爸、叔叔、阿姨们多忙啊！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妈妈要向爸爸学习呀！”云燕大声笑着说。

青海高原的初春，寒风刮到人脸上，象刀子削一样。雪花飞舞着，直往人领子里钻。

郑方荣在商店党支部的支持和帮助下，组织了家属劳动组，正在用手推车把糕点、烟酒、肉、蛋等商品从仓库运往门市部。

张志远去上班，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家属们忘我地劳动着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情不自禁地想道：“加油干哪！用我们辛勤的劳动，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，送到工农兵的心坎上……”

（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短篇小说集《昆仑春色》）

（题图 肖国富）

（上接第23页）

“知错就改，那才是真正的牧民嘛！”卓玛说着，走出了双胎官却的帐房。

晚上，花洛发现，那犏母牛已经亲亲热热地给无奶的牛犊子喂奶了，十分惊讶：

“卓玛，你想的什么办法呀？”

“这办法是双胎官却教给的。”说着咯咯地笑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卓玛定牧的母牛群里，有二十七头母牛，都是领着一对又肥又壮的双犊。双胎官却的自留母牛再也不下双犊了。卓玛的名字，也因此传遍了草原。

在作者写这篇小说时，又听说，队里的

社员们建议大队党支部，把卓玛增选为妇女队长，党支部同意了，花洛心里高兴，骑了马去给县农机站的儿子报喜信。

“卓玛当了妇女队长哩！”花洛见了儿子，第一句就这样说。

“她？多事的姑娘，能行？”儿子故意逗着阿妈。

花洛笑了笑，说：“放心吧，错不了！”话刚出口，又想起儿子是故意逗她，笑骂道：“你个生马驹子！”

（载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集《霞果》）

（题图、插图 梁晓）

谢

媒

酒

王
青
槐

宽阔美丽的俄洛草原上，
开放着一对争妍的雪莲，
一个是能干的漂亮姑娘，
一个是聪明的英俊少年……

当你骑上骏马在大海般的草原上驰骋，和风时而吹来这饱含情意的委婉歌声时，你会不会想到，替这些青年人做个月老儿，成人之美，也是一件快事？我没有给人做过月老儿，也从来没有这个打算。可是生活却总爱跟人开玩笑，使我无意中成了一对青年的月下老人。

一、莫名其妙

去年秋天，我到尼曲公社东吾大队试验改制的开渠机。在大队办公室里，碰到大队会计侃杰。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帐本，手里却捧着一部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写的情歌。我走进房间多时了，他竟没有察觉。待我大声喊他时，倒把他吓了一跳。

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是我第一次来试验开渠机时认识的。他在自治州的牧业技术学校上过几年学，学业未滿，就回大队当了会计。他不仅生得伶俐，那穿着打扮，也是在这一带草原上的青年中少见的。山羊绒制的特细藏礼帽下，露出一绺梳得发亮的头发，越发使得那俊俏的脸蛋，泛起几分轻浮。锦缎面的小

羔皮藏袍，虽很可体，但使人觉得与寒气早来的深秋气候，有些不相适应。浅绿的腰带挂着一把“冷撒”出产的银鞘嵌龙藏刀，刀把和刀鞘上，几颗血红晶莹的珊瑚，使人想到，这把腰刀，已失去工具的含义，完全是一件装饰品。那薄底的黑纹皮马靴，闪闪发光，穿上它在草地上举步，会使人产生怜惜之感。从他着迷的那本仓洋嘉措的情歌和这身装饰上，我猜想他也许处在热恋之中，但不知他是否如愿……

“吴技术员，路上辛苦了！”

我转过身来，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，对我行着藏礼，手里捧着一一条洁白的哈达，看那样子，分明是献给我的。这个藏族姑娘是谁？她又为什么向我献哈达？这使我坠入了十里迷雾。我歉意地说：“宽阔的草原，曾原谅一个没有羊只的牧人，心底象草原一样宽阔的姑娘，请谅解我没有事前准备好回敬的哈达！”

“春光照在草原上，这对牧人是最珍贵的礼物，请到我家作客吧，那比回献哈达还要尊重！”那姑娘说着，露出几分羞涩，一丝笑意浮上两颊，水凌凌的大眼睛，似乎透露

出她心中有不便说出的话语。

“嗨！请吴技术员去做客？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？”侃杰在旁插嘴说。

“青稞白酒手抓肉，奶油点心白糌粑，藏家请客还能有什么？”姑娘收起了那几分羞涩，眸子流盼，显出几分挑战的神情。

“请我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一定跑来，那也只好扔给你几根油骨头呀！”那姑娘咯咯地笑着出了大队办公室。

我随她走出办公室不远，碰上大队长，在相互问好之后，他对我说：“是去作客吧？人家是谢你这媒人哩。去吧，快去嘛！”

听了老队长的话，那姑娘象是有意避开似地向前走远了。

“媒人？她和谁结的婚？我怎么是媒人？你胡说的什么呀？”我实在莫名其妙了。

“我说的一点不错，去吧，快去吧！”

“这姑娘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，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啊？”

“说起来话长了，别误了时间，手抓肉放凉了。本来他们请我当陪客，可是不巧，我正赶上公社开紧急会议，不作陪了。你只管去，回头，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！”老队长说着，就要上马去了。

“可你得告诉我，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呀！”我拉着老队长的马缰不放。

老队长被我问的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这官僚主义呀，去吃谢媒的酒了，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字。她叫布琼！”说着，飞马走了。

二、工地擂台

我怀着满心的疑虑，加快步子去追赶那个叫布琼的姑娘。如果连面都没见过，她为何把我当作他们的介绍人呢？

噢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在我第一次来这里



试验开渠机时，听到有一个摆擂台的姑娘，叫布琼。

那时，尼曲公社调集了全社各大队的草原建设专业队，在康果山下进行大会战，要修一条三百四十多里长的大干渠。尼曲大队草原建设专业队的队长就是布琼。自从工程开始以来，工地的流动竞赛红旗，象是生了根，插在布琼的工地上。这下子，把其他几个草建队的小伙子们逗红了眼。他们有的折断鞭杆为誓，有的公开下战书，有的全队讨论，暗立盟约，发誓要夺回布琼手中的红旗。可是，经过多少个回合的争夺，许多强壮的小伙子，人累瘦了，手磨肿了，肩压烂了，都无济于事。

日子久了，不知是气愤变成了敬佩，还

是被布尕那动人的姿容所吸引，在那朦胧的月夜里，布尕帐房对面的小山坡上，常常被微风送过阵阵歌声：

呀啦唉——

我到川里牧骏马哟，
百灵鸟向我点过头，
要问百灵一句话哩，
你我可是心相投？

美丽的百灵鸟哟，
我等着你的歌声，
唱出你心中的歌吧，
好听的一句就行。

不知有多少个青年来唱过，也不知这类似的歌唱了多少遍，躲在黑影里偷看的姑娘们，不见布尕住的小白布帐房里有人出来。是她怕羞？还是没有被那扣人心弦的歌声打动？

渐渐地，那月夜里的歌声消失了，工地上却在谈论着一个离奇的传说，要娶布尕吗？唱破嗓子也没用。这个从州牧业技术学校回乡的女青年，不是不开通，怕羞，也不是不会对歌，但是，她不喜欢这一套。若是谁能把她手中的那面红旗夺在手里，她就要自请媒人，上门相聘。按这个传说理解，布尕手中的红旗，就成了订婚的彩球，只是不抛出来，要人去夺。

自从这个传说传出以后，侃杰这个俊俏的小伙子，在大队办公室里坐不住了。他放下那些往日总也算不清的帐本，几次向老队长要求，要下工地。结果如愿以偿，他参加了东吾草建队，而且当了队长。

我那次离开尼曲水利工地回县时，争夺红旗的趣事，还没有个结果。藏族中，同名的人是很多的，今天来请我的这个姑娘，是不是在工地摆擂台的那个布尕？如果是她，看来，侃杰并没有争到红旗。那么，使这个动人的姑娘倾心的小伙子究竟又是谁呢？

三、月夜相逢

布尕的家是一座新盖的定居点。三间新瓦房，里面没有什么陈设，正中是一座打铁用的烘炉，两个鼓风用的羊皮袋，炉边是砧子。一个年青人，正在案子边上的老虎钳旁，用锉刀锉着一件什么机器上的零件。见我进来了，憨厚地冲我笑了笑，停下手里的活计。一双厚实的大手，在腰间擦了擦，忙着把一堆待修理的工具搬开，放上了小餐桌和坐毡。

我仔细打量着这个憨厚中透露出聪明的小伙子。他二十五、六岁的样子，一身简朴的衣服，鼻翼两侧染上了两抹炭沫，更显得纯朴。看得出，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。

“坐呀，吴技术员，坐！”

手脚灵快的布尕，刹那间摆上了丰盛的酒菜，咯咯地笑着，让我入座。

“尕桑，你陪着吴技术员多喝几碗酒呀！”布尕说着，半喜半嗔地看了尕桑一眼。

尕桑忙斟上酒，举起木碗，冲我微笑了一下，仍是没有出声。

我存心逗一逗这对幸运的年轻人，说：“孔雀在花瓣上饮露，知道甘露来自田间，我举起这斟满吉祥的酒碗之前，想知道举杯的缘由。”

听了我的话，尕桑出了一头汗。布尕在一旁说：“吴技术员，你请他干一天活，比请他说一句话容易得多哩，我们今天是谢媒人呢！”布尕说着，脸上泛起了羞涩的红云。

“可是，我是怎样成了你们的媒人呢？尕桑，你们把我搞糊涂了。”

“我们去年就认识了。一天晚上，在工地……”被逼得满头大汗的尕桑，终于说出了半句话。

我又一次仔细打量着这个腼腆的小伙子，总算想起来了，我们的确见过一面。那还是上次来试验开渠机的时候。那天下午，开渠机只运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就趴下了，而且开出的渠道很不规则。吃罢晚饭，见月光很好，我想把机器再检查一遍，反复考虑着我的改制方案，急忙向试验场地走去。

满月毫不吝惜地向草原上洒下银辉，照得鲜花盛开的草原蓝波粼粼。康果山的雪峰，披上了轻纱，显得含情脉脉，象是恢复了一个少女的真容。工地上处处炊烟，飘散着奶茶的香味。龙腾虎跃干了一天的青年们，仍在寻找机会，使出他们永远也用不完的青春活力。他们围着一处处的篝火，跳起那舞步剽悍的锅庄。见我走近了，有一位领唱的女歌手，唱道：

亲爱的汉族兄弟哟，

请到帐房住几天，

我家住在康果山下哩，

那里的奶茶最香甜。

亲爱的汉族兄弟哟，

请到帐房住几天，

听一听牧人心里的话吧，

机械化何时能实现？

我不会对歌，更不会跳锅庄舞，听着这调皮的女歌手抒发尊敬之情的歌，脸上热辣辣的，加快步伐向试验场走去。乘着月光，我看到机器旁边蹲着一个人，专心地摆弄着，待我走近了，他也没有觉察。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。我知道在草原上，特别是在这青年人云集的工地上，那和着锅庄舞步的歌声，对一个青年人有多大的魅力。他为什么不去跳舞，一个人蹲在这里？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，他抬起头来，歉意地笑了笑。

“你为啥不去跳舞，一个人蹲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看看。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铁匠。”

“上过学吗？”

“上过。”

“在什么学校上学？”

“技校。”

“懂汉语汉文吗？”

“懂。”

他的话，象金子一样不可多得，似乎每问一句，只能得到两个字，甚至更少。但我却猜出了他的心意。

“你喜欢这台开渠机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我把吃饭前考虑的改制意见说给他听，并征求他的看法。没想到这一问，倒是一把金钥匙，打开了他的心扉，他详细分析了试验失败的原因，还提出了两条我没有想到的改制意见。因为厂里还有同样的试制品，我决定把这一台给他留下来，由他负责改制。

临分别时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吴技术员，我懂得很少，可是不怕困难。草原建设多么需要它呀！”

……

喝了半天酒，可是我还搞不清尕桑和布尕是怎么结合的？

四、布尕的心

从布尕家出来，天已经很晚了。到大队办公室，正好老队长也从公社回来了。围着牛粪火炉，喝着浓香的奶茶，我兴致勃勃地听着老队长详谈侃杰、尕桑和布尕这三个年轻人之间的趣事——

就从那次我和尕桑分别的第二天起，这个铁匠的儿子，把打铁炉搬到了水利工地。白天参加劳动，晚上研究改制开渠机。侃杰也盯着布尕那面红旗，咬牙在工地坚持着。

真是滴水能穿石啊！那台开渠机，终于

叫尕桑鼓捣成了。侃杰的草建队，也借助这台机器的力量，夺下了布尕手里的红旗。按照规定，应由原来的红旗队长，把流动红旗亲手交给本次红旗队的队长。颁旗那天，侃杰穿起最好的衣服，在掌声中走上前去。他从布尕手里接旗时，笑容可掬地向布尕行了礼，说：“能干的布尕，这旗在你们工地太久了，我们暂时替你保管几天吧！”说着，向布尕看了一眼，那狼馋的目光，似乎在说：“这下子，你还有什么说的呢？实践你的诺言吧！”

也许是这小伙子的话说得没有骨气，也许是会场上响着掌声，布尕好象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一双露珠一样的眸子四下里望着，不知是在寻觅什么。

接旗之后，侃杰捺着性子，等待布尕请的媒人。可是，一天天过去了，却不见个踪影。这个会捉弄人的姑娘，是故意拿侃杰的心，在火头子上烤吗？

那天下午，下班吃晚饭前，侃杰从衣兜里掏香烟吸，带出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
十五日夜，金都沟口一会。

纸条上没有写是给谁的，也没有写明是谁写的。侃杰是个聪明人。马上理解了姑娘的心思，喜得暗暗自语：“她什么时候装到我的衣兜里的？我只是在中午天暖时，脱过一次棉衣呀！这个比山羊羔子还机灵的布尕呀！”当晚就是“十五日夜”，他急得连晚饭也没有吃，慌忙备了马，向金都沟口奔去。

那天，老队长从牧业点检查生产回来，路过金都沟口。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，四下里张望着。老队长猜想，定是哪对情人在此约会。随着一阵马儿的嘶鸣，老队长听出了，那是布尕姑娘的乘马。她在等谁呢？正当这时，从另一个地方又传来了一阵马儿的嘶鸣。老队长听出了，那是侃杰的乘马。奇怪的是，布尕并没有向侃杰迎去，却上马

走了。“这两个年轻人，搞的什么鬼？莫非是发现我了？”老队长心里好笑。

静谧的夜空，飘起侃杰的歌声：

“远去的孔雀哟，

回头给个准信，

十五日夜来相会，

盼望得个佳音。”

正在乘马飞奔的布尕，听了这段歌，停下车来唱道：

“天上的星星再明，

地上的花儿再红，

相距天上地下，

永远不会相逢。”

“吹了！”老队长望着远去的布尕笑了。

侃杰一看布尕走远了，拼命策马追去。这小子，平时骑术就不怎么样，又是晚上，心里又急，马子一个前栽，把他抛了下来。老队长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他唱道：

“上山的猎人哟，

没看清猎物的蹄印。

痴心的呆头侃杰呵，

没识破布尕姑娘的心。”

老队长唱罢，上前扶起了侃杰。

“老队长，你看！”侃杰说着，递给老队长一张纸条。

老队长擦着火柴看了，知道布尕今晚确实是有约会，为什么要走呢？他向侃杰说：

“是她交给你的？”

“不，我是在棉衣兜里发现的。”

“装在你衣兜里的？”

“噢，对了！这棉衣是尕桑的呀！”

侃杰也恍然明白了，常言说，俏人不爱棉，可是这几天，天气乍然转寒，侃杰平日里穿的那身单薄衣服冻得他吃不消了，才向尕桑借了这件棉衣。他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悻悻地走了。